

奇异的情感

储福金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47.5
27

I247.5
3427
3

奇异的情感

储福金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BK93/21

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奇异的情感

储 福 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 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 字数 169,000

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000 册

ISBN 7-5321-0274-2/I·220 定价：2.7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直接描写工厂改革生活的长篇小说，但作者更多的笔墨是作了浓重的感情渲染。

作品着力描述了一个男子汉和三个女性的感情世界，写了他们之间微妙的感情牵扯和摩擦，挖掘了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，从中折射出社会变革在人物身上诱发的性格力量。

立意新颖，描写细腻，感情强烈，小说可谓别具一格。

第一章

许家清站在石台阶下，夕阳那熔金般的光辉映着他身后的大理石壁，反射出鲜艳的亮色。

一支旋律很强的舞曲，从这座外国式样的楼房里传出来。许家清能听得到里面随曲而旋转着的舞步，他是从那里面出来的。今天下午，他正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时，妻子叶琴打电话来，告诉他文艺会堂有一个联欢会，要他和她一起去参加。

“我正在上班呢。”许家清对着电话说。

“你节日加班，现在不能调休两小时吗？办公室里有多少事忙呢？”叶琴是市文工团的演员。许家清从她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中，想象到她正露着淡淡的、带点揶揄的笑意。

于是，许家清便请假提早下了班，赶到文艺会堂。

文艺联欢会开得很热闹，华东几个省的一些剧团正在市里开会，也来参加了。文艺会堂四周摆着一排排桌子，放着一盘盘水果和点心。中间空出一片场子，先安排了一些文

艺节目,尔后,便是舞会。

许家清赶到文艺会堂,在门口等了好大一会儿,叶琴才款款而来。

这对夫妻就是这样,他喜欢忙,她喜欢闲。就象刚才跳舞,他喜欢大步,她喜欢小步,这样他的脚就经常会顶到她的脚尖,打乱了她悠闲的步子。第二支舞曲起,有人来邀请她,她去了。他没有再邀请谁,看了一会儿,感到声音有点噪人,就走了出来。

这一条街,两边都是高高的楼,街面虽然较宽,行人并不多,偶尔有一两辆轿车开过,响着从容不迫的喇叭声。街的一头横马路上,人流、车流不断地流动着,更显出这条街的清静。

楼房里的乐曲声停止了。重新响起来的时候,是一曲圆舞曲,乐声飘飘悠悠,仿佛在月光的田野中,一对对情侣散着步。经过了十年的暴风雨,人们的爱好,也偏向深山幽谷的雅静,冷泉寒竹的淡泊。然而,许家清却总感到自己什么时候开始,生活就一直是这样闲散,闲散得叫人疲沓、无力。他挪动脚步,默默地走向前去。拐过街道,随着人流走着,在绿湖公园门口,他被看门人拦住了,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这个熟悉的地方来了,便向看门人歉意地笑了笑,去买了门票,进了公园。

许家清是十分熟悉这座公园的,他闭着眼也能指出园中每项建筑、每条小路的方位。还在学生时代,也就是公园刚建成的时候,他和同学们一起来栽树,劳动在那座土垒的“铁臂山”上。以后每年春游,学校总组织他们到这儿来。他们在铁臂山下的绿湖中划着小舟,唱着“让我们荡起双

桨……”，两条小舟并排时，很快就起了竞赛，舟上的八条桨就会同时飞划着，小舟在镜面似的湖中疾流，晶亮的水珠在桨边飞溅着，喊声、笑声也荡遍了湖面。在铁臂山的后面，还有一处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。那里横着一块很大的画壁，正中画着两个持枪的少年，上面书着“勇敢者的道路”六个大字。学生们是最喜欢当勇敢者的。他们攀铁链，登上小木台，便得意地从滑梯上飞快地滑下去；他们踏着晃板，心虽然虚着，头却昂着，一步一晃地走到对面去；他们翻着挡板，爬过暗堡。然而有一处是学生们望而生畏的。在一条淌着水的沟上，横着两根铁杆，铁杆上悬着几只吊环，“勇敢者”须脚悬空，用手抓着吊环，一下一下地移到对岸去。许家清的同学们试了试，都没敢行动。这几只悬着的吊环，缠着许家清的心，只要到了公园，他总要走到那儿，很想试一试，但却没有勇气过去。一次，他发现几个邻校的女学生在那吊环前站住了，只见她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，一个梳长辫的小姑娘，就伸手去拉那环子；另外几个女同学吓坏了，正叫出声时，那个小姑娘已悬在小沟上了，一下、一下，她的两臂向前活动着。他是多么为她着急啊！然而，她终于跨到了对面。那小姑娘回转身来，微笑着轻轻地朝女伴们招手。她的同伴早吓呆了。这时，许家清走了上去，也是那么一下一下地攀到了对面。在那里，他看清了那个先行的小姑娘，她的形象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脑中：容长脸、杏元眼，合髻在右胸前的双辫，沉静的笑容……

多少年后，他大学毕业，分配到了电子仪器厂。刚去的时候，先在装配车间实习。在那里，他又看到了留在他少年记忆中的姑娘。虽然她变得多了，两条长辫已剪短，拢在工

作帽里，原来别着中队长标记的条形衬衫，这时已换成白色的工作服，但他却一下子就认出了她。从那略略变方的脸上，从那杏元形的眼中，他看到了她旧日那沉稳的神容。

他们经过简单的接触后，很快便携起手来，在生产上，在技术上都取得了成绩。他们并不需要许多的语言交流，互相配合得很好。后来，他调进厂技术科，而她也从值班长升任为车间主任。在共同的工作中，他们产生了感情。许多假日，他们都到绿潮公园来。那个时代，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很纯朴的，他们谈一些工作中的问题，有时，他会说到一点带有幻想色彩的话题，她只是沉静地微笑着，于是，他也沉静下来。他们静静地凝视着绿色的湖面，凝视着小舟边摇曳不定的波光，有时互相对视一下，那目光中有着多少深情和幸福。

生活，毕竟是现实的。又有多少年过去了，他的许多幻想和梦并没有实现。他的生活在别人看还是幸福的：他有着一个很舒适的家庭，妻子叶琴是漂亮、聪明的，显得很有风度。他的生活就在这样温暖的家庭、柔和的气息中定了格。然而，他的心中却一直珍藏着那个稳重的音容，那个美好的名字……

公园铁臂山的一角，栽着几百株楝树，中间是一条碎砖铺成的小道，小道通向外面的斜坡。由于常年雨水的冲刷，浮土和杂草将路已遮没了，游客到此只有望而却步。这林荫的小道上，也已长满了青茅、车前、大蓟等一类杂草。小道的一边横着一张木靠椅，那木条上的绿漆由于风吹雨淋，大都已剥落了。林中的树排得很密，阳光被一层层叶片挡住了，只漏进星星点点的淡光，弥散在林子里，林荫小道显

得阴暗、幽静。许家清来到这里，在木靠椅上坐下，用手撑着下巴，默默地看着浮动着的灰尘。多少年前，这里是他和她经常憩息的地方，林中淡淡的树脂清香，她恬静的音容，象一团宁馨柔和的气息。这几年婚后的生活，他已经忘怀了过去的一切。可是，坐到这里，那旧时的记忆便又朦朦胧胧地游进他思绪中来。

他凝眉坐了一会儿，记忆中的那团宁馨柔和的气息飘飘缈缈地晃荡着，渐渐变浓郁了，他甚至感到身边有了熟悉的呼吸声。他不由自主地扭过身来：是她！真真切切的她！容长脸、杏元眼、沉稳的神容。他屏住呼吸，楞楞地看着眼前的她。“家清。”她轻轻地叫了他一声。他仿佛从恍惚中被唤醒了，幻象的轮廓消失了，眼前确实是站着他过去的恋人。只是她变了，脸变白了，是苍白的；变瘦了，下巴显得尖了；变老了，额上、眼角横着一条条细纹，显得更沉稳了，不过杏元眼中依然闪着柔和的光，看得出是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。

“树慧。”许家清喃喃地唤了一声，他还不相信这就是她。树慧这个名字，在他生活中已离开得很远，在他心中已埋藏得很深。几年前，她不知犯了一个什么政治罪，被抓进狱中，后来又转去了劳改农场。

“你……回来了？”他感到声音卡在喉咙口。

她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回答，只是看着他。这几年中，生活的变化很大，树慧想到许家清也一定会变了不少。现在看来，他似乎是变了，但从外表看，他几乎又没有任何变化。

“你瘦了。”他的声音有点颤抖。她依然没有回答，把眼

偏开去。他感到自己的话显得毫无意义，很蠢。

“你一定吃了不少苦。”

“监狱和劳改生活确实折磨人，远胜过我想象的。不过，我总算走过来了。”她用手搓了搓脸，象是要把那些记忆推开。

“树慧，我不该引你……”许家清讷讷地说。

树慧又注意地看了看他，把两手插进上衣的口袋里。她以前总是喜欢这个姿式，他的心中不由地动了一动，一团回忆的气息包围了他。

她的脚在地上轻轻地搓了两下，慢慢走动起来。他跟着她，慢慢走出林荫道。

此时，太阳已完全落下了地平线，天空呈现着一种近乎蛋青的色彩。早春的风带着微微的寒意，从湖中流过来；淡淡的暮色弥漫在湖面上，显得苍苍茫茫。

许家清默默地跟着树慧的步子。他不敢再去看她，他期待着她的问话。刚才他的自责有点笨拙，过去他们之间是用不着任何语言的解释的。这使他有一种陌生感，觉得有一丝悲哀。

她在一棵柳树前站住了。长长的柳枝垂下来，枝头上已萌出了浅浅的绿芽。她低下头看着那绿点，声音低低地问他：

“这些年，你生活得好吗？”

“好……没什么。”

“还住在宿舍里？”

“……我，结婚了……”

她肩头似乎微微地颤抖了一下。然而，她的脸色是平

和的，还是那么沉静。他的答话显然是她意料之中的。

她的眼光依然盯着那绿点，柳枝在轻风中微微地抖动着。她伸手捏住眼前的柳枝，随而又把它托在掌中。他看着她苍白瘦长的手掌中那点绿芽。她的举动是他不熟悉的，她原来很少对树和花感兴趣。

“已经是春天了。”她说。

“春天了。”他应着。

“北方的劳改农场，一望无边的荒野，几乎看不到绿色……”

许家清没有说话。

树慧抬起头来，坡的前方是湖边的长廊，长廊边的花圃里栽着一些细长的荆丛，抽着的枝条上已经开出了星星点点黄色的迎春花。

“家清，应该感谢你，在牢房的时候，好几次收到你寄的物品，使我感到还有人在关心着我。你也许能想象到，那黑色的铁窗里是多么需要友情……”

“树慧，你别说这些……为什么要说谢呢。”

开始，许家清知道树慧关的监狱，经常给她寄东西。后来东西被退了回来。树慧被押往劳改农场，许家清也就不知道地址了。

树慧又瞥了他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只听着远远传来几个孩童的笑闹声和一个少年的口琴声。

他们来到湖边，沿着湖岸缓缓地走着。湖的一角有排假山石铺就的过道，通向湖间的翠阁旁，波光摇曳着亭台的暗影。许家清抚着光滑的绿漆栏杆。过去他们常在这儿欣赏湖中的丽色美景。那时的栏杆是竹的，每节都被游客的

手磨得发亮。

一个女高音的歌声在湖上飘荡着，那歌声显得悠扬柔和：

在那遥远的地方，
有一位好姑娘……

“她，没有和你一起出来？”树慧低声问。

“她？……在舞会上，我从那里出来……”

他们抬头对看了一眼，暮色中，他依然能看清她的脸容，白中掺着黄，脸颊和眼皮显得有点浮肿，只有那杏元眼中的黑珠，依然流着一股沉静、清澈的波，显出坚韧刚毅来。

“一年以前，我就从劳改农场出来了，一直在白云疗养院疗养。前些时，我的问题有了彻底平反的决定。原还准备让我再疗养一段时间，那地方我实在无法呆下去，一再要求，总算批准我回市里来，让我到市组织部报到，说是要重新分配工作。多少年了，真想工厂，真想车间的同志们，准备一分配定，就回厂去看看。今天刚回到市里，闲着走走……没想到，会遇上你。”

许家清久久地看着湖面，听着她的叙述，他想她也许会问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。但她并没问这个问题。假如问的话，他是无法回答的。身前，依然是绿水、小舟，身边依然是亭阁、荆丛，还有她和那一团恬静温暖的气息。过去那许许多多的事又飘飘渺渺地回到他心中来。他在心中问自己：你为什么走到这儿来的呢？

风吹动着湖水，漾起细细的涟漪，一圈一圈展开去。

二

叶琴从文艺会堂出来，街上亮起了灯火。她感到有点疲乏。在这次舞会上，不少外省的男演员接二连三地邀请她跳舞，她大大方方地应付着他们，一边跳一边闲聊着。他们赞赏她那飘逸的舞姿，告诉她许多社会上的新奇事，她只是微微地含笑听着，并不打断他们的话，也不对他们的话特别感兴趣。叶琴给人的印象通常就是这样：文静而稳重。今天她的情绪不错，便尽兴地玩到舞会结束。

叶琴的一生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。在许多人眼中，她一直是幸福的。她长得很美，这美不但表现在她端正的脸盘、白皙的皮肤、黑亮的眼睛、苗条的身材这些天然外表上，更因为她能使这些美表现得庄重，使人感到她的内在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风采。她的生活一直是平静的、一帆风顺的，几乎没有任何曲折，在社会灾难性的运动中，她的工作、爱情、家庭各方面，都没有受到任何挫折。她有一个其他人羡慕，自己也不讨厌的工作；她有一个其他人称赞，自己也不讨厌的丈夫；还有一个她亲手布置起来的家，一个典雅漂亮的家。这一切，她有时感到应该是很满意的。她并非是没有思想的女性，她聪明，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，她并不需要自己去感受一下痛苦，才找到避开痛苦的道路。不，完全不需要那样。有的人好象一生也不知怎样避开痛苦，而她只简单地观察一下社会，分析一下别人的生活经历，就很自如地得出许多有用的结论。生活对她来说是不难驾驭的，她懂得怎样去寻求生活的欢乐，但又显得不过份。她喜欢看

一些很现实的文学，也喜欢读些很实在的哲学。人的理性认识到了她这样，也就不免内心和外表的冷热度有些差别。有时她会感到一切太得心应手了，身子下有点飘然。

叶琴走下台阶时，同剧团的万克明紧走两步赶了上来，和她并肩走着。万克明和她年龄相仿，打扮得总是那么风度翩翩。在剧团里，人与人的相处显得比较随便，演出前后闲着的时候，便三三两两地说笑着。万克明经常在叶琴身边转悠，他对她是很崇拜的。

“等老许吗？”

“不，他已经走啦。”

他们并肩走到横马路上。夜的大街，灯火璀璨，依然十分热闹。

“人生就象这样的一股流，不知从哪儿来，也不知往哪儿去。”万克明望着灯火下的人流，做了个向前推的手势说出这句话。万克明对叶琴说话总喜欢带点哲理味道。

他出生在条件比较优裕的家庭，父母亲都是有实权的中层干部。生活的优裕形成他精神的优裕，他处处都流露出这一点来。

叶琴没有答话，挺直了身体向前走着。万克明从她带着微笑的脸上得到了鼓励，便越加发挥起来：“人们都在忙忙碌碌，为生活而奔波着，就这样，人生也就在痛苦的奔波中结束了。其实，欢乐需要人们去寻找，当我们在舞厅跳起欢乐的舞时，也就摆脱了痛苦。”

“幸福就是及时享乐吗？”叶琴微微地偏过脸，依然带着那种微笑，问。

“对痛苦的忘却，就是一种幸福。”万克明想了一下说。

“忘却就是幸福啰？”叶琴声音带着她习惯的善意的嘲讽。

“你说呢，什么是幸福？”叶琴的神态和语调，对万克明来说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地方，所以在他心目中，她是站得很高的，周围绕着云雾。

“不知道。”叶琴摇了摇头，脸上还带着笑。这使万克明感到，问题的答案似乎神秘地藏在她的我心中。

在十字路口，他们要分手了，叶琴就在拐弯处，等候公共汽车。

“老许等你，可是望眼欲穿啦。你不回，也许他会通宵达旦地等着。”万克明开了句玩笑。

叶琴又是一笑，向万克明抬一下手，就算告别了。万克明偏过身向马路斜对面走去。

叶琴回到家中。里间卧室里亮着朦胧的荧光灯，外房间是暗暗的。她亮开了日光灯，发现许家清撑着头坐在沙发上，见灯亮了，抬起头来，眼中带着沉思的神色。

“你怎么先走了？”叶琴脱去了呢风衣，露出了米黄色的毛线衣。舞会所带来的兴奋还没从脸上完全退去，问话的语气是平静的。

“哦，我是先走了。我看你跳了一会儿，就出来了。”许家清说着。叶琴并没去听他的解释，她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，随手打开了录音机，录音机里传出了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宽厚雄浑的歌声。

“又犯什么神？”叶琴看着神情迷茫的许家清问。

“不是。今天，我遇上了一个熟人，我早先对你说过的……她关过监狱，现已平反，回市里来了……”

“政治英雄么？如今正大张旗鼓宣传，开始还动听，现在都使人讨厌了。”

“叶琴，你怎么能这样说。”

许家清这句话是责备的口气。叶琴没再说话，只是带笑地看了他一眼，那眼光含着一种嘲讽的意味。

“生活中确实有人在追求着。不管怎么说，是追求……相比之下，我们的生活显得平淡、无聊……”许家清吃力地争辩着。叶琴站起来，走到五斗柜前，拿过一本杂志，又门头坐下，边听着音乐，边翻起杂志。

许家清关上了录音机。叶琴抬起眼来，看到许家清那依然欲辩的模样，不由露出淡淡的带着宽容和揶揄的笑。她确实感到他有点好笑，就象她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。那次，她和邻居走在一起，正好看到他在一个汽枪射击的小摊上打枪。那时，所有经商的小摊贩几乎都被禁止了。这种做汽枪生意的人却有办法：把一个木箱子挂起，里面放几个苏修兵的靶子，旁边用红漆写两块牌子：练出神枪手，打击帝修反。自然就显得冠冕堂皇了。然而在大口号下面，小牌子上都清楚地写着：一分一枪，打中有奖。当时许家清就伏在几公尺外的木架子上，放了一枪又一枪，但都打歪了。叶琴的邻居认识许家清，忍不住叫了他，他这才放了手，和叶琴的邻居招呼了，却还回头去看，一边说着：“三点连一线，我是应该打中的。”他的神情惹得叶琴很好笑，便应了他一句：“那枪的准心是敲偏的，每次让你打中，他吃什么？”“不会，不会吧……我有办法检验。”要不是叶琴邻居拉着，他真想抓过那枪来看。直到叶琴邻居向他介绍了叶琴，他才发现刚才是一个姑娘和他搭话。他们就这样认识了，

以后竟也就结了婚。他身上那种在她看来盲目的热情，与她的性格，是格格不入的。然而她似乎就喜欢着他这种样子。

“好了，你真是个大孩子，高兴起来，浑身充满热情；烦闷起来，生活就是无聊的了……完了，还是吃饭、睡觉，用三年前的政治术语说，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感情的不稳定性。”叶琴伸手抚爱似地按了按他的手臂，又偏过身去看她的杂志了。

许家清默默地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去。铁青色的天空，无数颗星星在闪烁；暗黑色的地面，无数盏灯火在跳跃。生活仿佛就象一条暗黑的流，在这熟悉的天和地中间流过去，不断地流过去。他怕再想到今天在公园中和树慧的巧遇，怕想到过去那许多的岁月。

屋内，又传出录音机中男高音的歌声。

三

从市委组织部出来后，树慧曾想象过她重回电仪厂最初会有情景。她没让这种想象展开，觉得这种想象是不成熟的情绪，和她所有过的生活磨炼是不相称的。不过，她走进电仪厂，登上办公楼的楼梯时，她还是感到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从心中直往外涌。一路过来，她尽量把自己的脚步放慢，细细寻找那熟悉的记忆和陌生的变化。六年多了，除了短短的厂道旁，原来竖着的红标语牌换成了一块大黑板，其它的一切似乎都没变，可树慧却又明显地感到已经变在什么地方。很快，她就清醒地意识到，这一切只是和她先前产生过的断断续续的想象不同。